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五

肅宗紀首脫誤

舊肅宗紀首載新平太守薛羽保定太守徐瑴新書作徐瑴當從之舊書乃傳寫之誤又朔方留後杜鴻漸等遣判官李涵迎上原本同校本改作李滔然新紀亦作涵則校本未必是又以朔方度支副使大理司直杜鴻漸爲兵部郎中朔方節度判官崔漪爲吏部郎中並知中書舍人度支副使當作節度副大使

舍人下脫事字又賊黨同羅部五千餘人自西出降
朔方軍西下脫京字又子儀光弼率所統步騎五萬
至屯河北屯當作自

至德二載制詞

至德二載十一月制曰靈武聚一旅之衆靈武上脫
自字又十二月制曰黔首猶不背國恩受任於梟獍
之間云云國恩下當有脫文

太史監爲司天臺

乾元元年三月太史監爲司天臺太史上脫改字

河南節度

五月以禮部尙書崔光遠爲河南節度下脫使字

季廣琛

荆州長史季廣琛季當作李二年同新紀於乾元元年九節度討安慶緒亦作季恐非

某州婦人

十月許叔冀奏某州婦人王二娘請赴行營討賊某校本作靑是原本誤同

求於史思明

十二月安慶緒食盡求於史思明率衆來援求下脫救字思明下應重二字

作坊造坊

舊紀乾元二年四月諸作坊造坊並停下坊字當作作

李廣琛崔光遠

貶李廣琛宣州刺史崔光遠爲太子少保廣琛下脫爲字宣當作宜宣乃內地非貶謫所宜則遠惡地也廣琛至上元二年方爲宣州刺史耳見下文刺史下又脫師失律也以汴州刺史九字

舊代宗紀首誤

舊代宗紀首新店之役一戰大捷後當作役又寶應

元年五月宰臣苗晉卿等三十表十當作上又七月襄州刺史裴義長流費州義新紀作茂又十月史朝義奔翼州翼州校本作冀後大歷四年十一月左僕射翼國公裴冕德宗紀建中二年九月兵部尚書翼國公路嗣恭卒校本亦俱作冀國以上誤原本並同

乾元元年

新代宗紀首乾元元年誤提行起

京師戒嚴

新紀大歷二年十月戊寅路嗣恭及吐蕃戰於靈州敗之京師戒嚴誤舊紀作解嚴是下三年九月戊戌

同

鄧州國公

舊大歷三年九月檢校戸部尚書知省事鄧州國公

張獻誠卒州字衍

西川

五年二月度支使及關內河東山南西道劒南西川

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宜停西川當作東川

昭義軍節度

八年正月昭義軍節度檢校右僕射相州刺史薛嵩

卒度下脫使字

楊猷泝漢而上

九年正月澧朗兩州鎮遏使澧州刺史楊猷擅浮江而下至鄂州詔許赴汝州泝漢而上泝上原本有遂字此脫

葉州

十年三月以左散騎常侍孟皥爲葉州刺史充𥨊關防禦使葉當作華原本誤同

代宗年五十三

新代宗紀大歷十四年五月辛酉皇帝崩于紫宸內殿年五十三吳縝糾謬第一卷駁代宗母章敬吳皇

后入宮事亦據此紀以推代宗生年當爲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舊紀則不言年若干錢大昕云唐會要代宗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大歷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崩年五十四新紀非也

舊紀代宗獨有祔廟日

舊代宗紀大歷十四年五月辛酉崩其下敘完遷殯等事卽云十二月丁酉祔於太廟攷舊書各紀皆無祔廟之日獨代宗有之此不畫一

德宗紀首誤字

舊德宗紀首大歷十四年六月諸州刺史上佐令後

准式入計令當作今十月散官豢豬一頭給貧民新紀作三千是事見盧杞傳十一月以鄜州刺史張光晟單于振武軍使東中二受降城綏銀鄜勝等軍州留後光晟下脫爲字

柳晃

建中元年二月貶右補闕柳晃巴州司戶晃校本作晁是原本誤同

領蕃

八月振武軍使張光晟殺領蕃迴紇首領突董統等領校本作歸是原本誤同

國以來將相

十二月令詳定國以來將相功臣房元齡等功績分爲三等國下脫初字

招討使

二年九月以杭州刺史元全柔爲黔中經略招討使觀察等使招討下使字原本無此衍

削李惟岳官爵

十一月詔李惟岳宜肆原野削爾在身官爵削上脫幷字

李齊

以陝州長史李齊爲河中尹齊下脫運字原本脫同

馬燧等破田悅

三年閏正月馬燧李抱眞破田悅兵於恒水抱眞下原本有李艽下文五月加河東節度使檢校左僕射馬燧同平章事云云賞破田悅功也此一段於李抱眞之下亦有李艽原本是近本脫至原本作破兵於恒水脫田悅二字則更大謬

荷校

三月詔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大索京畿富商長安令薛苹荷校乘車於坊市搜索人不勝鞭笞至自縊校

當作杖

嚴尹

貶御史大夫嚴郢爲費州長史杖殺左巡使殿中侍御史鄭詹尹歲餘卒尹當作郢

泚賊攻城

四年十月與太子諸王妃主百餘人出苑北門與上脫上字又癸巳泚賊三面攻城此爲朱泚攻奉天城上文已甚明不必復出泚字且泚賊之稱不成文義上下文皆云賊不云泚賊也泚校本改夜又賊造雲橋攻東北隅渾瑊預爲地道及雲橋成城脚陷不得

進成城當作傳城或乘城以上脫誤原本並同

嶽州

興元元年五月嶽州李兼黔南元全柔桂管盧嶽加御史大夫嶽州當作岳州下文貞元元年四月鄂嶽觀察使李謙嶽字同以後仿此

韓旻斬朱泚

六月幽州京士韓旻於彭原斬朱泚傳首至行在京士當作軍士新紀書朱泚伏誅伏誅者固以其有罪而書要亦是明正其罪與衆棄之之義史家紀事莫善於得實今泚實爲其軍士所殺與安慶緒殺祿山

史思明殺慶緒何異乃亦書伏誅則與親加顯戮者何別乎不如舊紀得實也凡叛逆爲其下所殺而傳首以獻者兩書書法不同大率如此如李懷光之類今不悉出於此見例

首將

貞元元年三月李希烈陷南陽殺首將黃金嶽首當作守

崔縱奏誤字

九月崔縱奏在宮者既合序遷有功者又須褒賞須當作須又嘗難遣才仍招怨望難當作嘆

元帥兵馬使

三年三月以李晟甥元帥兵馬使王泌爲右威衛上
將軍帥下脫府字原本同

十月

五月書蕃相尚結贊請改會盟之所事下即書十月
東都等處大水云云後文邦書六月此十月當作是
月原本誤同

減官仍舊

六月詔頃緣備邊權議減官近聞授官者皆已之任
俸祿未請歸還無所其先勅所減官員並依仍舊依
當作宜又其下文云初既減員內外咨怨張延賞李

泌初入相乃諷諫官論之延賞下原本空一字校本有懼字是近本脫去又不空白非也

王西曜

四年正月以左龍武大將軍王西曜爲麟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案新唐書王栖曜傳所書歷官與此紀合今作西曜誤十八年十月書王栖曜卒却不誤原本並與近本同

歲不過五十萬

戶部別貯錢朝臣歲不過五十萬歲下脫支字原本亦脫又原本貯誤作處

杜祐

六月以尚書左丞杜祐爲陜州長史祐當作佑下文

五年十二月等處並同不另出

張濛等二十人

九月賜宴作詩羣臣畢和品其優劣劉太眞等上等

鮑防等次等張濛等二十人又次之二十人原本同

校本作八十八人是

爲安南都護府

七年五月置柔遠軍爲安南都護府爲當作于

每御延英

十月每御延英令諸司官長二人奏本司事每御上脫詔字原本亦脫

當道閑員

八年二月韋皋請有當道閑員官吏增其俸祿閑校本作備是原本誤同

河內

四月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嶺南山南東道兩稅等物令張滂主之以河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等財班宏主之河內原本同校本作關內

加文儒官

十二年四月命沙門道士加文儒官討論三教加字疑衍原本同

兼湖渠

十三年八月詔韓皋修昆明池石炭賀蘭兩堰兼湖渠兼下脫浚字原本同

江州

九月以李巽爲江州刺史原本同校本作洪州

宣武帥李董劉韓事

汴州軍名宣武此軍治亂關繫最大他藩鎮之除授與其帥之罷免及卒皆當書而此鎮尤不可略舊紀

於貞元十二年七月乙未書以東都留守兵部尚書董晉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潁觀察使時李萬榮病萬榮子廼自署爲兵馬使軍人又逐廼汴州亂故命董晉帥之以太子賓客王翃爲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畿汝都防禦使是日汴州節度使李萬榮卒其下八月丙子又書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馬其下十五年二月丁丑又書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汴州刺史董晉卒乙酉以行軍司馬陸長源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

度支營田汴宋亳潁節察等使其下又書汴州軍亂殺陸長源及節度判官孟叔度亚潁軍人臠而食之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爲汴之大將以書招之俾靜亂其下又書乙丑以宋州刺史劉逸準檢校工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仍賜名全諒其下八月庚戌又書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劉全諒卒其下辛酉又書以大理評事宣武軍都知兵馬使韓宏檢校工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此上惟節察誤當爲觀察統觀之雖文筆太蔓然一鎭之治亂帥臣之更

易五年中情事歷歷詳明亦不厭其繁以新書董晉傳及昌黎作晉行狀比校大略相同乃新紀大加刪削僅於十二年六月書己丑宣武軍節度使李萬榮卒其子迺自稱兵馬使伏誅又於十五年二月書乙酉宣武軍亂殺節度行軍司馬陸長源定州刺史劉逸淮自稱留後又於四月庚戌書宣武軍節度使劉全諒卒都知兵馬使韓宏自稱留後如此而已此其誤不可勝言宋汴相連若定州則甚遠俱文珍急召劉逸準靜亂必不舍近召遠況定州別是一鎮亦非宣武監軍所得召逸準通鑑同新書乃作逸淮逸準

既係文珍召來自必請朝命必非自稱至全諒之卒軍中無變故則宏之命亦必出自朝廷乃一槩以自稱留後了之但圖何法短淨不顧事實凡此小失皆尙可其月日之不同新書處處皆然更不足論最可怪者唐室興衰視乎藩鎭況宣武尤爲至要乃於萬榮歿後竟不書董晉之爲節度直至十五年方書軍亂殺陸長源竟不知此幾年中帥爲何人晉以宰相罷爲東都留守復用爲節度而可略乎況長源本係晉之行軍司馬今不書晉而突書殺長源試問長源爲何人幕下官乎萬榮全諒卒皆書晉卒不書是何

義例乎逸準爲節度方賜名全諒刪去賜名一節忽稱逸準忽稱全諒竟若兩人可乎心麤膽大而自以爲是蔑棄前人落筆便謬宋人往往如此

復內

舊紀貞元十四年正月詔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榷酒錢在百姓復內者五百六十萬七千貫並除放復內原本同校本作腹內

錡恣橫叛

十七年六月崔善貞論李錡罪械送錡埋之由是錡恣橫叛橫下脫爲字原本亦脫

竇羣

十八年五月以竇羣爲左拾遺羣上脫布衣二字

非先賜授

八月以嶺南節度掌書記張正元爲邕州刺史御史中丞邕管經略使給事中許孟容以非先賜授封還詔書非先賜授當作非次越授原本誤同

神武孝文

二十一年正月崩永貞元年九月上謚曰神武孝文此下脫皇帝二字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六

順宗紀所書善政

王叔文爲人輕躁又昵王伾韋執誼所親非其人故敗其用心則忠後世惡之太甚而不加詳察舊書亦狥衆論然順宗本紀所書一時善政甚多考順宗在東宮叔文被知遇及即位遂得柄用然德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二月順宗始御丹鳳樓大赦叔文以前司功參軍翰林待詔爲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

旋又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五月爲戸部侍郎至七月卽以物論喧䕃籓鎭上牋皇太子指斥其撓政詔皇太子句當軍國政事矣八月皇太子卽位是爲憲宗奉順宗爲太上皇叔文卽貶渝州司戸矣然則叔文之柄用僅五六月耳所書善政皆在此五六月中如二月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甲子諸道除正勑率稅外諸色䕃稅並宜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三月庚午出宮女三百人於安國寺又出掖庭教坊女樂六百人於九仙門召其親族歸之五月己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范希朝爲右神策統軍

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六月丙申二十一年十月巳前百姓所欠諸色課利租賦錢帛共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石匹束並除免七月丙子贈故忠州别駕陸贄兵部尚書諡曰宣贈故道州刺史陽城爲左散騎常侍以上數事黜聚斂之小人褒忠賢於已往收華積弊加惠窮民自天寶以至貞元少有及此者而以范希朝領神策行營尤爲扼要此事尹别有論夫舊書非真有取於叔文欲表其忠故於順紀如此之詳也特其爲書之體紀載善惡事蹟必明且備而叔文之美遂於此見使後世

讀書有識者得以爲據新紀減字縮句專尚簡嚴且
其立意務欲與舊書違異故順宗一朝美政刊削殆
盡

新書於二月甲子禁斷諸色榷稅一條不書卻書罷
宮市通鑑亦書此且幷及罷五坊小兒此皆本昌黎
順宗實錄所謂宮市者宮中市外間物以宦者爲使
置白望數百人於市閱人所賣物則斂手付與率用
百錢買人直數千物五坊者鵰坊鶻坊鷂坊鷹坊狗
坊小兒給役五坊者亦見新書食貨志此皆宦者所爲害民
之事舊叔文傳叔文直順宗東宮言宮市之弊勸太

子且勿言上隙之恐上疑其收人心然叔文雖勸順宗避嫌不言而宮市之宜罷則叔文固已先言之矣故順宗立後即罷之也叔文專與宦官爲難如此舊書偶漏此事而新書務欲與舊書違異舊書所有多削去所無則增之初不論其當否則書此事正爲舊書漏去故耳禁䘲稅罷宮市二事輕重正等一書一不書此何例乎宮市之害又見新張建封吳湊等傳及叛臣李錡傳贊

叔文行政上利於國下利於民獨不利於弄權之閹宦跋扈之强籓觀實錄叔文實以欲奪閹人兵柄犯其深忌雖爲順宗信用而宦者即能矯制罷其學士

乃憑杯酒欲釋憾於宦者而俱文珍隨語折之亦可憐矣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爲孝曾子曰不改父之臣父之政爲難能憲宗乘父病而一監國即斥叔文父骨肉未寒又殺叔文此不孝之尤者吾不知叔文之死竟有何罪厥後巳身與其孫皆爲閹人所弑而自此以下人主之廢立盡出宦者手唐不可爲矣且閹人與方鎭互相牽制互相猜妬者也叔文旣與宦者爲仇矣乃籓鎭又深怨之何哉葢其意本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鎭攝天下之財賦兵力而盡歸之朝廷劉闢本韋臯所遣叔文必欲殺之若其策得

行後日何煩高崇文往討勞費兵力平卽此一事舉大惡之奏請逐叔文則當日情事可見總計叔文之謬不過在躁進戰國衛策衛人迎新婦入門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皆要言也但太蚤耳叔文正如此若求其眞實罪名本無可罪

通鑑二百六十三卷昭宗紀崔允奏國初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其爲不法

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允此言是也但以允之邪謬召朱全忠盡誅宦官宦官去而人主孤立全忠遂篡唐矣譬如人有巨癰在腑臟中決去其癰命亦傾矣假令如叔文計得行則左右神策所統之內外八鎮兵自屬之六軍天子可自命將帥而宰相得以調度亂何由生哉如癰尚未成決之易也司馬君實論之云宦官爲國家患久矣東漢最名驕横然皆假人主之權未有能刼脅天子如制嬰兒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君實此論一語道破而王叔文之忠於爲國爲

何如哉奈何昌黎承貞行云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凜凜朝士何能爲以宦官典兵爲天子自將抑何剌謬甚乎

新紀不見王叔文

新紀不但刊削叔文所建白幷且絕不見其名葢新紀之例在內惟書宰輔之除拜罷免貶降出外故於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太宗改爲尚書僕射書之爲詳其餘惟由他官同三品同平章事者則書之苟其不然雖至執政且不得書而侍從臺諫與諸卿執事官更不待言叔文特侍從耳其副度支爲侍郎亦執事

官耳故拜罷貶一槩不見而獨見一韋執誼似矣但唐世制誥詔命皆中書舍人爲之謂之內制其百官告詞則學士爲之謂之外制元宗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荅又以中書務劇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詔敕至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在右銀臺門內之正北金鑾坡之旁至與宮妃相往來專掌內命爲天子私人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宣麻制敕皆出於此於是進退人才機務樞密人主皆必與議中書門下之權爲其所奪當時謂之內相見新唐書百官志及范祖

焉唐鑑陳埴木鐘集然則元宗以前翰林學士可不書元宗以下不可不書矣況叔文以籓邸之舊入參大政兼掌兩制秉權甚專彼執誼方將藉其引用書執誼不書叔文豈爲得實乎然就其例書之猶差可所最可怪者凡麗於刑者下至庶僚冗散一命之微皆書之或書殺某人或書某人伏誅昌黎順宗實錄言皇太子監國逐叔文明年殺之舊書本傳云誅之通鑑云賜死新紀不但於順紀不見叔文名并憲紀亦不見殺渝州司戸王叔文何也舊紀亦不載叔文之死再考

舊憲宗紀元和元年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

品已上官尚書省四品以上等官除授皆入閤謝餘官許於宣政南班拜訖便退中書門下是宰相御史亦副相重其職故五品即須入閤謝尚書則四品方入閤謝觀此等級則知唐時體統尚書省遠不如中書門下兩省以兩省出納王命封駁詔敕特優異其禮而尚書省惟令爲宰輔餘皆執事官也如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皆四品官耳而一爲同三品即宰輔之職同平章事亦然故知新紀所書拜罷於內只有宰輔餘皆不書因論叔文附及之舊昭宗紀大順元年四月李匡威等請平定太原下兩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已上官議兩省郎中書門下漢書稱以丞相御史爲兩府此言兩省

御史臺猶漢兩府也他處言三省者亦多而又往往於兩省御史臺外別言尚書省可見尚書不及兩省又新代宗紀大歷八年九月詔京官五品已上兩省供奉官郎官御史言事兩省供奉官謂中書舍人門下侍郎是也特提兩省可見兩省之獨尊又新敬宗紀長慶二年十二月穆宗暴疾不見羣臣三日左僕射裴度上疏請立太子翰林學士兩省官相次以爲言又可見翰林學士與兩省權同不能備悉隨舉此三條見意

上順宗尊號

元和元年正月丙寅朔皇帝率百寮上太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此事實錄作永貞二年然是年正月朔爲丙寅而丁卯即改元元和則永貞之號只此一日此特因在順宗實錄不得不如此至舊書於憲宗紀

元和元年又書此事則殊嫌重複不如新紀只見順紀爲得順宗崩於正月甲申而實錄乃書丙戌朔則是月不得有甲申乃知甲子紀日傳寫淆譌觸處皆然當從舊書作丙寅朔

柳州司馬

舊憲宗紀首貶岳州刺史程异柳州司馬柳异傳作郴是原本誤同

曾太皇太后

新憲宗紀首永貞元年十月丁酉爲曾太皇太后舉哀曾太皇太后者德宗之母代宗之妃沈氏也直云

曾太皇太后不言沈氏竟不知何人蒙昧極矣其下
文又書十一月巳巳祔睿貞皇后於元陵寢宮又不
知睿貞皇后爲何人舊紀則先書冬十月丙申朔丁
酉集百寮發曾太皇太后沈氏哀於肅章門外次書
辛丑太常上大行曾太皇太后沈氏諡曰睿貞皇后
次書乙巳祔睿貞皇后神主德宗皇帝神主於太廟
歷歷分明沈氏遭史思明亂流落無存故直至此時
方發哀此事之奇者不可不明析書之況大典所在
如舊紀亦何嘗有支蔓而新紀一意刻削幾致文理
不通元陵者代宗陵也舊紀云祔于太廟而新改爲

元陵寢宮但既追尊皇后自必入廟且舊紀連德宗
皇帝神主言之則似亦當從舊紀爲是

含光殿

元和元年正月丁卯御含光殿受朝賀含光當作含
元原本誤同

寬敬

二月乙未朔以度支郎中寬敬爲山劍行營糧料使
寬敬當作敬寬原本誤同

與杜黃裳論政

憲宗初政尚有可觀其與宰臣論政杜黃裳奏對數

百言舊紀全載之所謂左史記言也新書於實事尙
多删棄況此類虛言其不載宜也然無以爲後人考
鏡之資矣無乃太簡乎

程异復用

八月壬午左降官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韓曄凌準程异等八人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諸
人雖輕狂而其中才士亦多自去年九月至此一年
之中已經四度降旨貶斥禁錮何其頻數惡之一至
於此而其爲黨魁者則已賜死矣憲宗讐視其父所
任用之人居心殆不可問諸人罪亦不過躁進豈眞

醜類比周黨邪害正者哉考异傳异於元和初旋因鹽鐵使李巽薦其曉達錢穀請棄瑕錄用遂擢爲侍御史亦足見帝之好貨矣异之湔雪尙速而柳竟永貶所劉亦久乃牽復又見才士之多命蹇也

元和國計簿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然人戎當作戍然當作餘原本誤同

裴均爲僕射

三年四月己卯裴均爲尙書省都堂上僕射云云爲當作於原本誤同此卽今之所謂到任尙書省中雖

以左右司及各部分掌其事而其首冠以尚書都省見唐六典及通典所以有都堂之稱僕射即都省之長官也不置令故僕射爲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宰相矣

起居

五年九月丁卯翰林學士獨孤郁守本官起居以妻父權德輿在中書避嫌也居下脫郎字原本亦脫翰林學士爲內相其權與宰相埒嫌翁壻二人並居要地相爲表裏故使之但守起居郎以避此嫌耳

百官據數請受

元和六年十月戊寅詔元和五年已前諸色逋租並放百官職田其數甚廣今緣水潦諸處道路不通宜令所在貯納度支支用令百官據數於太倉請受遭水旱處逋計所損便與除破不得檢覆下百官二字校本作自字原本誤同

穆紀首複出

穆宗本紀首所載杖死山人柳泌詔文已見皇甫鎛傳中此複出

許諸巡官

平盧軍新加押新羅渤海兩蕃使賜印一面許諸巡

官一人諸當作置原本誤同

制官勅下

長慶元年正月以劉士涇爲太僕卿給事中韋宏景等封還詔書上諭之曰士涇父昌有邊功朕欲加恩制官勅下當作制宜放下原本誤同

二十已入省寺

五月刑部四覆官大理六丞每月常須二十已入省寺已原本作日是

長慶不提行

舊紀於長慶紀年凡四年一槩俱用連寫不提行大

謬此傳錄之誤近本改正

滄州以成元

二年二月滄州以成元節度使王日簡賜姓名全略以成元三字衍名下仍脫李字原本衍脫並同

蔣防

敬宗紀首貶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爲汀州刺史蔣字原本空一格近本補正

昂官季文德

八月妖賊馬文忠與昂官季文德等將圖不軌昂官校本作中官原本與近本同

參奏

以李愷孫宏爲河南府兵曹參奏奏當作軍原本誤同

睢州

十一月安南都護李元嘉奏賁家賊與環王國合勢

陷睢州睢校本改陸是原本誤同

京兆府決

寶歷元年袁王府長史武昭付京兆府決下脫殺字

原本亦脫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七

別詔宣

文宗紀首别詔宣纂組雕鏤並停宣下脫索字原本亦脫

滄州刺史

太和四年閏十二月廢景州其縣隸滄州刺史刺史二字衍原本亦衍

第三男漢

八年八月第三男漢可封臨川郡王漢當作潢原本誤同

臣固尉

開成元年九月復宋申錫尚書右丞同平章事以其子愼微爲臣固尉臣當作城原本誤同

外州李紳

二年七月外州李紳奏蝗蟲不食苗外當作汴原本誤同後懿宗紀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以鄭從讜檢校戸部尚書兼汴州刺史亦誤作外州

觀察使盧行術

八月以前湖南觀察使盧行術爲陝虢觀察使近本湖南上脫前字使盧行術爲陝虢七字空原本陝下脫虢字

盧行術爲福王傅

三年二月以同州刺史孫簡爲陝虢觀察使盧行術行術爲福王傅分司東都原本作代盧術以術爲福王傅云云代字以字近本脫兩行字原本脫

魚宏志等立穎王瀍

新文宗紀開成五年正月戊寅不豫己卯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魚宏志仇士良立穎王瀍爲皇太弟權

句當軍國事廢皇太子成美爲陳王辛巳皇帝崩於太和殿又武宗紀始封潁王開成五年正月文宗疾大漸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廢皇太子成美復爲陳王立潁王爲皇太弟辛巳即皇帝位於柩前新書之刪削舊書辭無遺策矣今此二紀相連但當於文紀詳書之至武紀則云仇士良等旣廢皇太子立爲皇太弟事見文紀其下即云辛巳即皇帝位云云可也乃兩處複出而書其官則文紀多左右二字武紀少二字書其人則文紀魚弘志居首武紀仇士良居首書其事則文紀先言立潁王後言廢

太子武紀先言廢太子後言立穎王且多矯詔二字此何謂邪豈文紀所言非矯詔邪且士良爲右軍中尉宏志爲左軍中尉左右二字本不可省而兵中尚右且舊紀皆以士良居首又言夜士良統兵於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陽院云云則此事士良爲主甚明何爲互倒其文邪實所未喻至於魚宏志者吳縝糾謬謂李訓傳作宏志而仇士良傳乃作志宏彼此不同吳氏因據此二傳之上下文多作宏志且本紀亦作宏志以駁士良傳作志宏之非愚則謂今本士良傳亦作宏志此乃後人因吳言而妄改吳所見本既作

志宏則信矣但弑憲宗者宦官陳宏志也文宗已殺之矣不應文宗末年以宦官典兵者又名宏志恐是其人本名志宏耳若果名宏志當無不改之理然則吳縝之所糾者未必謬而其所謂不謬者反謬也

武紀末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立光王怡爲皇太叔云云其下宣紀又重書之亦宜省去官銜葢此等在舊書不足爲病新書旣專務減字縮句則反覺此種爲冗長矣

文宗暴卒

舊武宗紀首文宗暴卒卒當作疾原本誤同但據舊

紀文宗於開成四年十二月即不康五年正月戊寅是朔日而帝以辛巳崩是初四日似未可以言暴

宣詔院

仇士良收捕宣詔院副使尉遲璋殺之此事新書在文宗紀宣詔作仙韶新是舊書以音近而誤原本誤同舊文紀開成三年四月改法曲爲仙韶曲仍以伶官所處爲仙韶院是也尉遲璋爲文宗台古樂見高彥休闕史卷下

零碎不得

會昌二年二月中書奏准元和七年勅河東等道州縣官令戶部加給課料錢歲六萬二千五百貫吏部

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以爲當自後戸部支給零碎

不得不得當作不時

會昌三年譌字

三年七月宰相奏秋色已至將進軍幽州早平迴鶻

鎮魏須速誅劉稹各須遣使諭旨兼値三鎮軍情今

日延英面奏聖旨欲遣張賈賈性剛不如命李回若

以臺綱闕人即兵部侍郎鄭涯久爲征鎮判官最似

相稱此段譌字甚多幾不可讀原本誤並同鎮魏當

乙稹當作稹値當作偵面奏當作面奉征鎮當作涇

鎮

池水縣

五年十月中書奏池水縣武牢關云云池當作氾

吳湘獄誤字衍文

舊宣宗紀大中二年二月吳湘獄事元推判官魏鉶典孫貞高利錢倚黃嵩江都縣典沈頒臣辛又天長縣令張宏思典張洙淸陳迴右廂子巡李行璠典臣金宏舉云云案上臣字當作陳下臣字衍又李恪委京兆府決脊杖十五配流天德十五當乙原本誤並同

本司同平章事

五年五月以戸部侍郎判戸部事魏謩本司同平章事司當作官原本誤同

十一年詔文闕

十一年正月將幸華清宮兩省官進狀論奏詔曰卿等列狀上章深睹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此下原本空一格當有脫文近本去其空即連下以白敏中充荊南節度事寫

宣宗餘籍遺落

宣宗紀論曰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

慊然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唐諸帝實錄至敬宗止趙希弁讀書後志所載則唐人所撰實錄至武宗止其宣懿僖昭哀五朝實錄通一百二十八卷云皆宋敏求所補世服其博聞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唐實錄自武宗後皆未嘗修纂五錄者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追述爲書宣宗旣無實錄當劉昫時宋錄未出故云簡籍遺落其實懿僖以下四朝皆遺落史臣採訪成書功何可泯

新紀論穆敬以下七帝

穆敬皆童昏其一論贊可也文武宣皆賢主新紀乃

以五帝共論賢愚錯襍已爲非法使論之而一意到底足相貫串猶可也今此論前半篇專就宦官生意是矣而武宣兩段與上三帝不相照顧首尾橫決文似貫而義不貫亦何取乎合論哉論文宗謂其仁而少斷制宦官不得其術飲恨而已其殺陳宏志亦足伸其志也愚謂此時宦官之勢已成文宗受制萬不得已作史者當惜之不當貶之觀仇士良傳中周墀崔慎由二事可見若文宗之剛決不但能殺陳宏志并能殺立已之王守澄見新紀太和九年豈可云少斷乎美武宗之用李德裕以成功甚確乃又惜其但能除去

浮圖又躬受道籙愚謂僧道廢興無足重輕不甚有關於治亂此等亦宋人之迂論耳至訾宣宗以察爲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愚謂末句拖脚暗遞下文懿僖此正如今日作八股四書文者穿插過渡手法其實唐衰全由懿宗舊懿宗紀論云土德淩夷禍階於此何等確當新書乃歸罪宣宗何也帝克復河湟當時稱小太宗故舊紀推尊比之文景毫無貶詞雖孫甫詆其爲善止于小節昧大體要爲賢主何新紀之大相矛盾邪懿僖論贊稍近情但仍譏其爲宦官所立始不正則不能正天下亦爲迂濶假使懿僖

能如文武宣之勵精圖治雖爲宦官所立尚可支持到此際尚以宦官爲詞豈不糾纏可厭宦官之惡誰不痛恨但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責人主之任宦官當於肅代以至憲穆至懿僖而猶以此相責豈非隔靴搔痒乎總之其行文俯仰頓挫多作唱嘆甚有態而命意都不得其要領似是而非反不如舊書之多精語

文都

舊懿宗紀咸通四年四月勅徐州罷防禦使爲文都隸兗州文都當作支郡原本誤同

再置額

五年五月制徐州甲士精强近者再置額邳領四州置下脫使字

判官張琢

九年十一月張行簡攻和州殺判官張琢以琢城濠故也城上脫浚字原本亦脫

漕州

十年正月以將軍戴可師充漕州行營招討使漕當作曹原本誤同

見存務人戶

十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逃亾戸口稅賦不得輙更攤配於見存務入戸之上務字校本改不支濟三字是

領東軍節度

舊傳宗紀中和元年正月以劉漢宏爲越州刺史領東軍節度浙江東道觀察處置等使領校本作鎭是原本誤同

朱温删賜名

新僖宗紀中和二年九月丙戌黃巢將朱温以同州降己亥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

其下文三年則書七月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朱全忠爲東北面都招討使案舊書溫以八月降新書云九月者舊言其降時新言其奏到時也但舊書於三年五月破黃巢之後行賞諸臣事內先書以朱溫充宣武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全忠此後方稱爲全忠新書以節度使爲副大使或別有據不書賜名矣書全忠則直屬笑端吾輩今日固人人知全忠卽溫矣作史者亦可省此一句乎

黃巢伏誅

新紀中和四年七月壬午黃巢伏誅巢之當伏誅固

不待言論其罪且寸磔不足以蔽其辜矣而論其事則實未明正顯戮亦并非用兵以擊而於臨陣斬之直當據實書賊將林言斬黄巢以降傳首行在又昭宗紀乾寧三年五月乙未董昌伏誅董昌亦不可云伏誅但當云錢鏐將顧全武獲董昌斬之傳首京師如此方爲得實惟昭紀龍紀元年二月戊辰朱全忠俘秦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此則得之觀宗權書法愈見黄巢董昌之非并專圖文省而又好以筆端爲予奪故多疵病

朱全忠陷滑州

新僖宗紀中和四年五月辛酉朱全忠及黃巢戰敗之其下文光啟元年又書十月癸丑朱全忠及秦宗權戰於雙丘敗績其下文二年即書十月丙午朱全忠陷滑州其後昭紀景福元年又書二月甲申朱全忠寇鄆州其前文方且爲國討逆未嘗明著其不臣之迹也而奚書曰陷曰寇亦覺無根此欲效春秋筆削而有妨文義者如此者多矣聊舉此以見意